

他用微笑与我们告别

——悼念红柯兄

■兴安



二〇一六年本文作者与红柯(右)摄于西安。

红柯与我同龄,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写作上的好作家,也是一个善良、真诚、无私的老朋友。我们相识多年,但一直没有特别的交往。直到2015年4月,他凭借中篇小说《故乡》获得《时代文学》杂志2014年度特别奖,我作为评委与他重逢在山东临沂。多年未见,感觉他沧桑了许多,但那双狡黠而又善良的小眼睛依然熠熠有神。之后,他寄来了他的两部长篇《喀拉布风暴》和《少女萨吾尔登》,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认真地用钢笔写下一段文字,记录或解释他写作时的想法,让我感动和敬佩。这几年,我去西安比较多,每次去都会约他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他并不善酒,但总要陪我一杯。最近一次是春节前,我到陕西省作协与评论家李国平商量“中国当代地方文学书系”的事情。还没到西安,我就发微信给红柯,邀他与当地的文友小聚。他回复说老母瘫痪在床,正在老家陪伴母亲,无法赶来。没想到半个月后就突然离开了我们。进入我的微信圈,我发现就在2月23日晚10点半多,他还为我

的一条微信点了赞,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死神就无情地将他的生命夺去。两年来,我接连地承受亲人、好友、同学的离去,内心一直被悲伤和恐惧笼罩,当情绪渐渐平静以致有些麻木的时候,又得到一个令人痛心的噩耗。

翻开《少女萨吾尔登》的扉页,我又看到了他当年为我写下的一段话:“我的祖父曾在内蒙草原8年,我的父亲曾在康巴草原6年,我注定西上天山10年。大学时读到波斯诗人萨迪:‘诗人应该30年漫游天下,后30年写诗。’我

居天山小城奎屯10年,陕甘宁川交界小城宝鸡10年,2000年底迁西安10年。30年间沿天山——祁连山——秦岭迁徙,30年间数十次以田野考察方式考察甘青宁内蒙,西域瀚海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连成一片。以长久生活为主,兼之以田野考察,就不是观光采风似的走马观花,而是生命体验。奎屯:蒙古语,寒冷之意。”这短短的几句话,几乎概括了他的一生,不断地行走,不断地迁徙,为了生活,也为了写作。

作为一个汉语写作者(我相信他的血液中肯定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他非常热爱和关注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历史,尤其对蒙古族,他似乎有一种特殊和天然的好感和敬意。他的长篇小说《乌尔禾》第一版的封面上就用了蒙古文书名,《少女萨吾尔登》也

是借用了蒙古族音乐《萨吾尔登》的汉译名称。这几年,我们经常会在微信或者见面时交流和讨论一些有关蒙古族民俗或历史方面的问题,他的观点和分析让我受益匪浅,他对蒙古族文化和历史的理解绝对不弱于我这个蒙古人对自己民族的认识。我知道,他内心和头脑里还存有很多没有写完的故事和人物,有的已经成竹在胸,但是我们却永远也无法看到了。

常听人说写作是件快乐的工作,我不大相信,一个伟大而深刻的作家,他一定不会把作品当成快乐来写,他会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剥离,从心灵到肉体,一直到自己成为躯壳,死而后已。红柯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牺牲行为,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为读者,为社会,为文学,为人类而献身。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了,也许对他来说,他的最好的作品已经在那了,他的任务已然完成,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它们,珍惜它们。此时,他那狡黠而又善良的小眼睛又闪现在我的眼前,忽地一下又不见了。我知道他是在向我们告别,用微笑。愿红柯兄在天国安息。

最早访查令十字街的中国人

■叶新



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以“从中国到欧洲系统考察西方文化历史的第一人”著称。而就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这条街而言,他也是最早提到这条书店街的中国人。这都是140年前的事情了。

在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期间,郭嵩焘每天都记日记,但是当时大部分都没能出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钟叔河先生以《伦敦与巴黎日记》为名整理出版,让我们惊叹于这部只有短短两年的日记的包罗万象、事无巨细。1877年10月13日(光绪三年九月初七日)这一天,郭嵩焘从外地坐汽轮车回到伦敦,偶然遇到了一个叫“布拉卜立斯”的学者。他在日记中提到:“有布拉卜立斯者,云格林克洛斯旁有纳朴书馆,谈藏学者甚多。”“格林克洛斯”即“Charing Cross”的音译,今译“查令十字街”。“藏学”即矿学。郭嵩焘在光绪三年五月廿五日的日记专门说到“买英斯者,开土视所藏,西人谓之藏学。”“买英斯”即“mines”(矿业),也就是当年所谓的“藏学”。第二天他还专门去了伦敦的皇家矿业学校听课。“布拉卜立斯”不知何等人,郭嵩焘坐车偶遇此人,经过交谈的感受是“伦敦积学士也”,也就是伦敦城里一个颇有学问的人。后者告诉郭嵩焘说,查令十字街有家叫“纳朴”的书店,里面有许多矿学书籍。查令十字街以书店众多而闻名于世,是英国人爱去的觅书之地。

郭嵩焘也就上了心。他在光绪三年九月廿四日(1877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托稷臣就格林壳罗斯书馆购罗阿得、弗来明金根两种《电学》、珀尔塞《藏学》。”“稷臣”即罗丰禄(1850-1903),晚清著名外交官,当时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化学,并充任驻英使馆的翻译。“格林壳罗斯”从译音考证,也即查令十字街。“格林壳罗斯书馆”不知是指查令十字街书店,还是指查令十字街上的某个书店,以后者更为可能,也许就是上文提到的“纳朴书馆”。“罗阿得”即亨利·明钦·诺德(Henry Minchin Noad, 1815-1877),“弗来明金根”即弗来

明·詹金(Fleming Jenkin, 1833-1885),为什么郭嵩焘要买这两种《电学》书呢?可参见他同年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的日记“格里之子尤精于电学,询以电学书,云罗阿得、弗来明金根二种最佳。罗阿得专言其理,弗来明金根兼及用法。”“格里之子”是一个郭嵩焘之前访问过的电气厂主的儿子,精通电学。郭嵩焘就此向他询问,后者向他推荐了诺德和詹金的两本电学专著。值得一提的是,诺德以《电学教科书》最为有名,由傅兰雅和徐建寅翻译,1879年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以《电学》为名出版,共10卷256节,其中有402幅插图。詹金以《电磁学》知名,或许就是傅兰雅翻译的1887年出版的《电学图说》。而说不定当初郭嵩焘要罗丰禄买的就是这两本书。

郭嵩焘日记中提到的“珀尔塞”著有《藏学》,也就是《矿学》或者《矿物学》。经笔者考证,这位“珀尔塞”在日记中多处出现,作“百尔西”或“百尔希”,全名为“约翰·珀西(John Percy, 1817-1889)”,是英国皇家矿业学校(后并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最知名的专著是《冶金学》(A Treatise on Metallurgy),或许就是他提到的《藏学》。

据笔者所见,郭嵩焘1877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是中国人对查令十字街有书店的最早记录。而1877年10月30日的记载是去查令十字街访书的最早记录。如果罗丰禄得以成行,他就是最早在查令十字街访书的中国人。今年适逢郭嵩焘诞辰200周年,撰此小文纪念。

在现代社会,古典中国的一些传统,一直遭受着误解、误读和误用,大家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还以为是在传承中国文化。

学生在中学语文课和大学中文系学诗的方式,就是一个一直的误用。

噫!中国诗不是一个认知的对象,不是一个解剖的木乃依,不是一个概念的系统,而中学大学里竟然一直是这样对待中国诗。

中国诗原先是一个宇宙间情意葱茏美妙的感发。不是孤立的人,不是光秃秃的物,而是“万物皆相见”的天地人神共嬉游之地,是一个召唤山川草木、星星月亮、酒、仙子与花香和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地方。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将其分解为修辞、语法、典故和格律,甚而将其利用作为试卷与分数。

大家越是这样讲诗,越是离诗更远。为诗日损,损得大地干涸、天色黯淡、花木萎谢而不知。

老师:山里的春天的晚上,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

多多:我觉得山里的春天的晚上,绿色变暗一些,天空渐渐暗下来,鸟叫声会渐渐小了,空气很清新,有小动物们打呼噜的声音。(讲王维诗“夜静春山空”)

老师:原来春天不光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还可以靠触觉的呀,还可以触摸的呀。多多,你摸过春天吗?

多多:我摸过。我摸过春天的雨,摸过春天的马桶,摸过春天的芽,摸过春天的鱼缸,摸过春天的妈妈,摸过春天的风,摸过春天的柳树,摸过春天的家。

老师:对,淡淡的月光流动在绿色的松树枝叶之间。而清泉石上流,泉水是什么颜色的?

多多:我知道,泉水被月光照着,就像半江瑟瑟半江红,不过反过来了。这里都是冷色调的,月亮清冷的黄,照着泉水,有清清的倒影倒映在水中,感觉很模糊;没被月亮照到的地方,就感觉很昏暗。(讲王维诗“清泉石上流”)

……

郎净老师和她的女儿多多,以及邻居小伙伴悦悦,在她们的院子里,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星沉入海,月上柳梢,渐渐地讲成了一本书。《万物皆相见——跟着妈妈学诗歌》(郎净著,黄山书社2018年出版)这本书,好像是一个透明的空间与一幅音乐化的时序,感应着天地花草与飞鸟,穿越着世间的人物,一起来参与诗性的晤谈。有时候“外婆突然进来,真是天降奇兵,她竟然采了几朵金桂进来了。于是悦悦和多多一起看桂花”,于是讲诗就戛然而止。有时候,巴山夜雨涨秋池,老师会问家里最温暖的是什么,小朋友会想起是“猫咪舔我的时候”、“是乖乖(小狗)凉凉的鼻子拱我的时候”、“是外婆做的一串色彩美好的布鱼”……这不是传奇与神话,不是虚构的儿童文学,而是郎净老师讲诗的实录。郎老师和她的小朋友们,不

仅是教小孩子中国诗,而且是透过一个真实的现代场所,重新发现了古典中国活生生的气感共同体,重新发现了古代诗性天地中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的类应世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灵,形诸舞咏”,重新发现了古典诗不死的精灵的心灵舞蹈。惊蛰已过,万物苏醒。正是江南好天气,愿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小朋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起,打开身体与宇宙的感应联通,经营诗意的朋友圈,透过古典诗性的金玉良言,去召唤宇宙天地的精灵,一草一木,俱有情义,深情领略,自在解人。

万物皆相见,诗意四季游

■胡晓明